

學詩毛鄭異同籤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二十一

武

監

學

生

張

汝霖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傳閔病造爲箋云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正義釋傳曰造爲釋言文毛意若在歸政之後則武王崩已多載今言小子在疚遭家不爲追述武王初崩之時也言遭家不爲謂家事無人爲之賴周公爲之已得太平王肅云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爲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爲傳意或然正義釋

箋曰有所造爲終必成就故造爲成也人之所行死
則事廢後主當更造立故云家道未成孫毓云傳以
閔爲病以造訓爲難義不異于解不便箋說爲長
校造之訓爲經之常例未聞以造訓成正義謂一
所造爲終必成就故造猶成是成字之義出于爲
而非造字之本解矣孫毓謂毛傳于解不便而以
箋說爲長夫古人之文如周語殷盤聲牙屈詰于
辭不便者不如幾何況不造之語非甚艱澁而指

常訓爲不便孫氏之言不已過與

不吳不敖傳吳譁也箋云不謹譁不敖慢也正義曰
人自娛樂必謹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
按正義謂定本娛作吳是孔本自作娛今經及傳
作吳疏中作娛非孔氏之舊矣史記武帝紀引詩
曰不虞不驚索隱曰毛傳云虞譁也說文吳大言
也此作虞者吳音相近故假借也據此則毛詩舊
本必是吳字定本長也又漢衛尉衡方碑云剋長

剋君不虞不陽吳作虞與史記同釋文云不吳舊
如字譁也說文作吳匕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
當爲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
音恐驚俗也音話又漢書郊祀志引詩曰不吳不
敷師古曰吳謹譁也又後漢書獨孤傳燒鉄斧李
注鉄从吳詩云不吳不敷何承天纂文曰革今之
鉄也檢字林諸書并無鉄字說文矢部吳姓也又
郡也一曰吳大言也从矢口徠錯曰大言故矢口

以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寫詩曰改吳作吳又音
乎化反其謬甚矣觀此則徐氏已辨吳字之妄何
承天之言不足信而漢書所引者皆因吳吳形近
而誤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傳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箋云
於美乎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
之君以老其惡正義釋傳曰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
者昧也故轉晦爲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不

得與鄭同也正義釋箋曰以武王之業因于文王養
紂不伐是文王之事此說大武功成文宜本之于父
故以爲美文王之師左傳云耆昧也皇矣云上帝耆
之是養之至老故云養是暗昧之君以養其惡

按毛傳之意與左傳合此詩頌美王師意主除殘
勦亂武功大定而言若論三分服事既非行軍之
道何乃云於鑠王師且文王事殷求盡臣道夫子
所以有至德之稱鄭氏乃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

其惡是直謂於鏖之王師爲養惡之機詐也可乎
哉

我龍受之傳龍和也箋云龍寵也正義曰龍之爲和
其訓未聞寵字以龍爲聲故龍爲寵也

按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引詩曰何天之寵鄭說

當卽本此但龍之爲寵毛公非不知之夢蕭爲龍
爲先傳龍

統而此及商頌皆以爲和決是古義惜典籍散亡
無從更爲尋究也

哀時之對哀，聚也。箋云：哀衆對配也。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

按上言山河雩嶽，此廣言敷天之下聚。于是而配祭之，故傳訓哀爲聚。其以爲聚者，義屬之人，鄭以爲衆者，義屬之神，如此之類，非有新意而好改毛耳。

駟，七牡馬在坰之野。傳：駟，七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七外曰野，七外曰林，七外曰坰。箋云：

必牧于坳野者避民居與夏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
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正義曰定本牧馬字作牡
馬釋地云邑外謂之郊七外謂之牧七外謂之野七
外謂之林七外謂之坳此傳出於彼文而不言郊外
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爲通稱因卽據
野爲說不言牧馬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
而事異若言郊外牧豕與牧馬相涉故略之也箋稱
牧于坳野又言牧在遠郊使夫郊牧坳野共爲一處

與爾雅異者牧于坳野自謂放牧在坳非遠近之名
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皆不同也

按如正義所說是孔氏之本牡馬字原作牧馬今
經之正文作牡馬者乃後人據定本而改耳然牧
馬牡馬之異不但定本孔本爲然也顏氏家訓云
江南本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作牧放之牧則六
朝時已有兩本矣唐石經作牡馬驗其改刻之痕
原作牧馬文選李陵答蘇武書牧馬悲鳴李注引

毛詩曰駟七牧馬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引作駟
駟牧馬初學記白氏六帖又引作駟七牡馬則唐
人亦有兩本矣據釋文牡馬下引陸玑云牡馬騶
馬也是陸氏之本作牡馬陸玑吳人在顏氏之前
時代較古其作牡馬與定本同則定本爲長矣但
今正義之本亦從作牡馬爲失孔氏之舊耳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傳屈收醜象也箋云順從長道
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卽謀之于泮宮則從彼

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爲惡之人正義釋傳曰屈者屈
彼從已足收斂之義故爲收也醜衆釋詁又毛云收
此羣衆則是不斥淮夷當謂順行長遠之道收斂魯
國之民人也王肅云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行
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衆傳意或然正義釋箋曰
以順者隨從之義長者遙遠之言故順爲從長爲遠
義也屈治釋詁文彼屈作瀕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
然也下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于泮宮

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之事故以醜爲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也下云淮夷攸服乃是伐而服之

按釋文引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聚聚與毛說同鄭以屈爲治而與傳立異無論屈字訓爲收爲治而群醜之義終不得指淮夷何也上言永錫難老下言順彼長道文勢相承而然不得爲飲酒謀伐淮夷長道自當指長遠之道文義生于永錫難

老句中亦不得爲出征之遠路且篇次自自求伊
祐已上皆頌魯侯在泮飲酒民樂其德之事至既
作泮宮淮夷攸服已下始歷陳淮夷之事詩之次
序粲然可按何得于永錫難者之下闌入從遠路
伐淮夷之語耶

不吳不揚傳揚傷也箋云吳譁也不謹謹不大聲正
義釋傳曰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
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正義釋等曰

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謹譁爲聲故以娛爲
譁也

校箋云吳譁也正本之絲衣傳義是鄭意固不與
毛異也釋文云吳鄭如字王音誤然則訓吳爲誤
者自王肅之意耳今正義釋傳用王說而毛鄭異
矣竊疑毛于前篇訓譁則此固不當別解確揚字
之義傳箋略殊然毛意言不謹譁不殺傷亦可不
必因其相異者而並疑其相同者之不同也

角予其觥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
孔淑不逆儻觥弛貌五十矢爲束搜象意也箋云角
弓觥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撻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儻
其儻綴者言安和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事又無
無厭倦也儻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
順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正義釋
傳曰毛以美儻公之克淮夷必美其以德不以力此
當設言爲不戰之辭故以觥爲弛貌搜爲衆意傳以

弓言觥矢言撻其意言弓不張矢不用是傳公不至
大戰而克服淮夷也上有因馘則非全不戰傳意蓋
以此章爲極美之言正義釋傳曰以上言觥馘歡因
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言弛弓束矢故云角弓觥
然則言持矜急謂弓張故弛急也撻爲行矢之聲故
束矢撻然言勁且疾也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
甚博爲言故博當作傳車其傳繳言安穩而調利也
於阜矣臨衝閑七崇墉言七執訊連連攸馘安七

正義曰左傳唯云言七高大不說高大之意王肅
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壞則是
不戰而得有訛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至于破
國壞城耳于時非無拒者故得有訛馘與此傳正
足相證不必以上言馘馘馘因此言弛弓束矢爲
難也說文搜衆意也引詩曰束矢其搜與毛傳合
五十矢爲束以束言之明搜爲衆意矣若搜爲矢
行之聲矢方行也不得言束矢猶束也無從言疾

又戎車孔博正寫軍容之盛若謂車制有常不得以其博爲言則予之觶矢之撻皆爲有常又何必贅耶且詩言車馬之制如此類者不知凡幾何所謂不宜以其博爲言而竟改經爲傳耶又孔淑不逆乃從既克之後而見之自是言淮人之不逆若美僖公之用兵何待至于既克之後方云不逆耶王肅所述爲得經傳之旨矣

闕宮有血傳闕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

事孟仲子曰是禘宮也血清淨也箋云闕神也姜嫄
神所依故廟曰神宮正義釋傳曰莊三十二年左傳
稱公見孟任從之闕謂閉戶拒公故闕爲閉也說姜
嫄之廟而謂之闕宮故知常閉而無事春官大司樂
云舞大瀆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傳亦以
此司樂之文知姜嫄之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是魯
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正義釋箋曰
箋以詩人之作覩事興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

述闕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匕奚斯所作發首言闕宮
于末言新則所新之廟新此闕宮書尾相承于理爲
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
不宜以闕爲名釋詁云苾神溢慎俱訓爲慎是闕得
爲神闕與苾字異音同故闕爲神也以其姜嫄神之
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說之
于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

按闕之爲闕經之常訓鄭氏解以爲神正義釋之

曰釋詁云愆神溢慎也俱訓爲慎是闕得爲神也
不知神之雅訓與闕溢同爲慎義未嘗爲鬼神之神也
取其字而不求其義可乎如初哉首基俱訓
爲始首字又爲頭首之首于文之訓始者則義俱
可通于文之訓頭者則必不可通也神字爲慎義
又爲鬼神之神于文之訓慎者則義俱可通于文
之訓鬼神者則必不可通也如鄭此說是闕宮爲
慎宮矣况闕與燕又字異耶是闕宮不得爲神宮

也有事則祭無事則閉故謂爲闕何言不冝以閉
爲名耶全篇之意次序釐然敦商之旅克威厥功
已上皆述周家所由盛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已下
叙魯邦所由封叙周事而溯姜嫄溯姜嫄而咏闕
宮則闕宮之在周可知也魯靈光之毀漢世猶存
舊規周姜嫄之宮先儒必有實據非若後世之憑
虛妄斷也且周公之孫而下叙僖公祭祀之事曰
后帝后稷曰周公皇祖若此詩爲頌修姜嫄廟而

作何得叙祭祀而不一及姜嫄喧賓奪主詩中無
此體制益明姜嫄之廟非在魯矣知姜嫄廟非在
魯卽知新廟之爲閔公廟矣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二十二

武 寧 學 生 張 汝霖

置我鞀鼓傳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
云置讀曰植七鞀鼓者爲楹貫而樹之鞀雖不植貫
而播之亦植之類正義釋傳曰夏后氏和鼓已下皆
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傳依此經而改之矣
正義釋箋曰金勝云楹壁秉珪注云楹古置字然則
古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鞀鼓明堂位

作楹鼓攸刃植執鼓者爲楹貫而樹之

按論語植其杖石經殘碑作置其杖考工記凡試
慮事置而搖之注置猶樹也文選賈誼弔屈原文
方正削植史記作置與上句志韻叶鄭注三禮時
未見毛詩所引多本三家明堂位注引作植卽當
本之三家要是置植古通非與毛異

衍我烈祖傳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箋云烈祖湯也
於赫湯孫傳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箋云湯

孫呼太甲也正義釋傳曰下傳湯爲人子孫則此篇上下皆述湯事故云烈祖湯有功利之祖湯之前有功利者止契冥相土之屬也正義釋箋曰以序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爲湯之祀祖故易傳以烈祖爲湯下篇烈祖既是成湯則知此亦成湯其子孫奏鼓以樂之也

校序言祀成湯經言湯孫之將則所謂湯孫者自當爲成湯之孫若謂湯爲人之子孫則稱孝孫稱

曾孫焉可矣且祭則稱名商書余小子屢周書稱
曾孫周王發未有稱孫而用字行者湯孫之語非
所以承祭之稱也至次篇烈祖湯孫與此正同彼
正義釋傳于烈祖從鄭說指爲成湯于湯孫仍本
此傳謂湯爲人子孫則曲而又曲矣

賚我思成傳賚賜也箋云賚讀如往來之來旣載清
酒于尊酌以裸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齋之所思則用
成正義釋傳曰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

之所欲成也正義釋箋曰以思成者贊之所思成也
思之得由神明來格故知賚讀如往來之來

按賚之爲賜亦經之常訓賚我思成與綏我思成
語正相類綏如福履綏之之綏言神安綏我則賚
我亦當言神賚賜我矣王肅所述爲得毛吉鄭氏
必改爲來來我思成語轉不悞

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娥契母也將大也契生
商也箋云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娥氏之國亦

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鳳卵而生契堯封之于商後湯
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正義釋傳曰有
媯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爲字故云有媯契母也正義
釋等曰以有媯是簡狄國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媯方
將不得爲簡狄長大故以爲禹敷下土之時有媯氏
之國方始廣大也有媯氏國之大小非復商家之事
而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
大見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莘也

按大明之篇擊仲氏任傳擊國任姓之中女也思
齊直言太任則卽以姓爲字矣比有娥亦簡狄母
國之氏如魯國則姬氏齊國則姜氏箋亦稱有娥
氏正義謂箋以有娥是簡狄國名非也有娥雖是
簡狄母國之氏而詩意固當卽舉以指簡狄非指
有娥氏之國也若指有娥氏之國則經文未著簡
狄上言國大下言生子于文義有閒矣

爲下經綴旒傳綴表旒章也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

之垂者也正義釋傳曰綴之爲表其義未聞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也者所以章明貴賤故爲章也正義釋箋曰內則云衣裳綻裂紐釵請補綴是綴爲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于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爲喻故易傳以綴爲結也旒爲旌旗之垂也

按冕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綴之于上所以表也旒而下垂所以章也然綴於之義雖從旒旒而得

而旗旒之事無當于經旨故傳取其義而不詳其物如與子同澤傳云澤潤澤也而不言衣是也若牽引旌旗旒繆之事以爲訓則與下文爲下國駿屬文體不類如此傳箋毛以爲表章鄭以爲連結俱從旌旒會義然毛得其精鄭得其粗

何天之龍傳龍和也箋云龍當作龍也榮名之謂被蓼蕭爲龍爲光傳龍寵也左傳昭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之賦蓼蕭弗知也又

馬言山... 卷二

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寡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注
引詩曰為龍為光欲以寵光君也焦氏易林云蓼
蕭露漢君子寵光家語弟子行引詩曰何天子之
龍易承天寵也王肅本作龍酌篇我龍受之箋云
龍寵也止與蓼傳蕭義同然則龍即為寵古字通
也鄭于酌篇知不必改經而此云龍當作寵抑又
何耶

則莫我敢曷害也箋云誰敢禦害我

板前漢賈誼傳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注問之爲誰也史記衛綰傳不譙呵綰注譙音誰呵音何漢書作孰何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此詩言則莫我敢曷傳曷害也卽莫取誰何我之意害如害澣害不之害非害患之害箋以禦害申傳義曷字訓爲禦害未知所出

苞有三葉傳苞本葉餘也箋云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若以大國行天下之禮樂正義稱傳曰

易稱繫于苞桑謂桑本固以本爲苞盤庚云若顛木
之有由葉謂木根已顛史生枝餘故云葉餘也言本
有三餘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爲之本當時二王之
後及今夏桀是其餘也其意與幾言三正之後亦同
正義釋幾曰苞豐釋詁文以此詩之旨言國之大者
不得天意故使諸國一時歸湯而云豐有三葉上者
樹木于根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知三葉皆諸帝
王之後也

按苞蕝猶言本支故下言莫遂莫達卽取物生暢
遂條達之意鄭雖以苞爲豐亦是借草木之豐茂
言之雖以蕝爲餘亦是借草木之枝餘言之何必
動異于毛哉且一姓之後理不再興宗子既非國
社已屋三蕝雖居大國行禮樂亦承先王之餘蔭
耳揆諸天眷所在則固大有其人非必蕝餘之屬
矣三正之後有三國則苞有三蕝毛傳之解其安
旣言莫遂莫達則三蕝無由復振何言天從豐大

之耶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傳葉世也業危也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止義曰傳以業爲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箋易之者以此篇上述元王相土言至湯而齊于天心則是自契以來作漸盛之勢不應于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以上言相土烈烈威服海外是相土有征伐之威爲子孫討惡之業也

考殷武正義曰按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
以土地則當爲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
七十里益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于
湯時止有七十里耳此說是與毛傳之言昔在中
葉有震懼而且危業者相証所謂中葉者由契至
湯十四傳自當在相土之後七世八世報丁報丙
之閒若相土則契之孫當夏后之世猶是闕之
基何得言中葉也且經言有幾且業明震與業乃

對文成義若謂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
惡之業則且字非行文之勢矣

方斲是虔傳虔敬也箋云棋謂之虔正義釋傳曰虔
敬釋詁文正義釋箋曰棋謂之椽釋宮文孫炎曰椽
架木質以其方論斲斫櫺櫛不宜言敬故易傳也

椽爾雅孫樞謂之椽非此經之虔字鄭見其文在
釋宮與此論匠事名義相似遂轉椽爲虔改爾雅
以駁毛傳誤矣孫氏注爾雅亦引詩者乃從鄭氏

之誤非詩之意卽非傳之意也修君之路寢工役
皆敬以將事故云方斲是虔何以謂方論斲斫不
宜言敬耶是虔之文與是斲是遷皆就人身言之
其語相類不得虔爲架木之質也

學詩毛鄭異同錢附之卷二十三

周召分聖賢後解

歐陽氏之言曰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繫之周公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繫之召公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爾謹案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駟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夫同爲文王之風而王與諸侯異者其氣象然也其觀感然也召南言先王之所以教周

南不言者互文以者義也歐陽之言夫亦遷暢詩序
之旨矣今試以關雎與鵲巢比麟趾與騶吾比羔羊
與兔置比穠李與天桃比甘棠與條肄比小星江汜
與樛木螽斯比采蘋采蘋與葛覃采芣苢比行露標梅
死麇與漢廣錯薪秣馬比殷雷草蟲之懷君子與卷
耳之懷人比氣象之大小觀感之淺深說詩者當有
以悟之矣二南之時仁風翔洽周召奉文王之教以
教其民此周召之所得爲之也而民之得之有淺深

焉此非周召之所得爲之也孔子刪詩各本其舊亦
曰此非周召之所得爲之也而不得不分也若曰周
召以聖賢分是召南者僅召公之治而非文王之治
也豈理也哉知文王一人之治受之者有深淺而文
王無可分聖賢者卽知周召不必分聖賢矣或曰召
南有美召公之詩而周南無之然則召優乎曰此亦
比適也美召者有之如皇矣美周雅之事也爾風矣
周非二南之事也各有所屬美召者無所歸以是爲

召也則歸于召南也而又何容軒經耶

何彼禮矣篇解

何彼禮矣篇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主姬之車解者不
一一云平王周平王齊侯齊襄公一一云齊侯齊僖公
一云平王者平正之王齊侯者齊一之侯則並未嘗
確指爲何王何侯一一云平王謂文王平王者猶書之
言靈王也然反復按之均有所未安按春秋莊十
一年王姬歸于齊歸桓公也若據此謂齊侯爲襄公則
桓公者襄公弟不得云齊侯之子又春秋莊元年王

姬歸于齊歸襄公也襄公僖公之子昔據此謂齊侯
爲僖公則王姬歸齊時襄公已卽位五年不得仍稱爲
齊侯之子又何論雄狐之刺也故茲二說者最不足
辨然以爲平正之王齊一之侯而不名何人則又非
縷陳家世之體如碩人詩云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
宮之妹邢侯之姨梁山詩云汾王之甥蹶父之子俱
明白顯易不若是之渾淪也至謂平王爲文王平王
之孫蓋武王之女其說遂大繆不然矣考武王后邑

姜左氏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者太公之壻也成
王時太公爲齊侯其子于武王相爲甥爾雅妻之舅
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是也齊侯之子于邑姜爲兄
姊妹之親取姊妹之子爲妻呼姊妹之夫爲舅後
世好亂者不敢爲而謂武王使齊侯之子爲之吾固
知是說之益大謬不然也齊侯爲太公而以武王之
女適其子是甥舅爲昏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達成王
顧命丁公始見于經百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
其并之女矣此本然則所謂平王齊侯者將何解所謂

王姬下嫁者將何適與曰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
元女妻胡公其次宜爲媵不得更適齊侯之子然則
此詩者直爲王姬下嫁陳胡公而作而所謂平王之
孫齊侯之子者皆詩人摹擬之詞如所云俶天之妹
亦是言太姒之尊貴譬如上天之有妹此云云者爲
揣度王姬謙損之意言不敢自恃帝子之尊但平等
于王之孫齊比于侯之子不卑不亢乃所以爲二南
風教之正也鄭氏箋詩往往失之于固卽其訓王姬

之車之必爲往試思常棣之華之亦可訓爲往乎吾
有以知其不達也若謂序云王姬雖則下嫁諸侯車
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離之德
則肅離宜指王姬不宜但指其車是亦不然夫肅肅
馬鳴車攻所以頌宣王和鸞離離蓼蕭所以美侯度
少儀曰和鸞之美肅肅離與交衢應節登車有光君
子尚之而况于王姬乎

鄭氏昏用中春辨

人倫始于夫婦而制禮重以大昏正之不可以不辨
風詩多陳男女之事其詞不一端毛公之傳鄭氏之
箋說詩者非焉然而毛公之論昏事主自秋迄春詩
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也鄭氏之論昏事主月用
中春周禮曰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是也
毛以詩斷詩鄭以經斷經故角立其說而吾以爲宜
從毛而棄鄭桃天之詩毛以爲喻少壯者鄭以爲得

年時行露之詩毛以喻懼濡染者鄭以爲拒愆期至
標梅之詩毛以爲興年衰鄭以爲記時過于是自知
其與昏用中春之說不合也故前一章創爲女年二
十雖夏未大衰之說以通之則昏用孟夏矣次章謂
夏向晚迨其今兮則昏用中夏矣又自知其與婚用
中春之期太遠也故末章又創爲明年中春相奔不
禁之說以通之且自疑其與二南女王之化不合也
又創爲行露之拒男以正禮標梅之夏婚以蕃民之

說以通之且夫先王制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不早
爲所焉避之又久至于怨曠將興遂以蕃育人民之
故坐令天下滔滔歸于男女相奔之習恐非先王所
以防滯防亂之意也且卽如其言考之于古亦多未
合春秋莊元年冬王姬歸于齊莊十一年冬王姬歸
于齊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八月夫人姜氏入
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相周有先王之制魯爲守禮
之邦未聞昏用仲春也中春之期守之不敢移相奔

西言三書卷之四
之風開之弗爲過就令鄭氏自思常亦色沮周禮遭
莽歆竄亂康成一代大儒起而正之斯其職矣而乃
根據疑文自矜淹博桓靈之天下所以盪然也

毛鄭函風年表序

先王之年信而有証豈容後人任意增移鄭君之于詩與毛異者惟此篇爲甚以傳箋較之上下抵牾凡有數年然義出古人皆獲傳世疑不敢質謹就二家各爲之表

毛 氏 函 風 詩 表

成王年十三武王崩明年改元周公攝

家詩云武王崩年成王十三

元年王年十四周公攝管蔡流言公東征作七月

七月序云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王業之艱難是東征時作七月也按毛意無避居
東都事居東卽是東征正義曰王肅述毛以爲周
公陳幽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
七月也

二年王年十五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作鵙鳴

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羣叔流言乃

致辟管叔于商金縢云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
王辟大辟也明卽東征誅管叔矣孔傳曰公作詩
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三年壬午十六周公東征之三年周大夫作破斧周
大夫作伐柯秋感風雷迎公歸東人作九罭公既
歸勞歸士周大夫美之作東山

按序云伐柯矣周公刺朝廷之不知也正義曰毛
意雖與鄭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鴟鴞之後感風雷

之前若得風雷之後王已開悟大夫不當刺王王
肅依詩篇序在東山之後謂既歸大夫追刺此曲
說也詩序次何必是其舊乎觀於頌而知之矣

四年王年十七周公攝

五年王年十八周公攝

六年王年十九周公攝

七年王年二十周公致政成王周大夫美之作狼跋
檄序云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美

周公不失其聖也正義曰卒除四國城就周道使天下太平而聖德著明故周大夫作此美之

鄭氏 函風 詩表

成王年十歲是年十二月武王崩明年改元

按正義曰書傳略說云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康誥稱孟侯則是年王年十八逆而推之知武王崩年王年十歲也

元年王年十一月練祭周公攝

二年壬午十二月祥祭除周公攝

三年壬午十三王已除服周公尚未致政管蔡流言
作周公避居東都作七月

按正義曰序云周公遭變卽作不應坐度二年方
始爲詩七月之作當在初出之年也

四年壬午十四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

五年壬午十五周公作鴟鴞貶王

按正義曰書言二年罪人斯得別言于後公乃爲

詩明與罪人斯得別年故知居東三年壬午十五
時作也

秋王感風雷迎公歸攝政周大夫作伐柯

按箋云朝廷羣臣疑于成王之迎周公故詩人刺
之故知伐柯爲啟金滕後作也

周大決作九罭

按正義曰二章已下說迎之事當在周公歸後作
冬管叔以殷畔公東征作破斧

六年王年十六公東征之二年

七年王年十七公東征之三年歸作東山

按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

作是詩也

八年王年十八周公制禮作樂

九年王年十九

十年王年二十周公制作成

十一年王年二十一周公致政作狼跋

按箋云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孫遁避此成公之
大美是狼跋之作在七年致政時也

釋鴉

爾雅釋鳥鴟鴞鴞郭注鴟類從爲舍人曰鴟鴞一
名鴟鴞詩陳風有鴟萃止傳鴟惡聲之鳥也魯頌閟
宮翩彼飛鴟傳鴟惡聲之鳥也大雅潛邛爲梟爲鴟
傳鴟惡聲之鳥也爾詩鴟鴞傳鴟鴞鴞也說文鴟
鴟窳鴞也顧野王玉篇鴟鴞惡鳥捉鳥子而食之者
諸所訓皆一物也又爾雅釋鳥鴟蟲鴟其雌鴟郭注
鴟鴞鴟雀俗呼爲巧婦舍人曰此鴟鴞小鳥而生鴟

鷓者也字或作鴛陳藏器曰巧婦小于雀在林藪間
爲窠窠如小袋玉篇云鳩巧婦也周頌小苾肇九彼
桃蟲傳桃蟲鷓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陸瓊疏云令鷓
鷓是也微小于黃雀其雛化而爲鷓故俗語云鷓鷓
生鷓此所釋又一物也而鄭氏桃蟲箋云鷓之所爲
鳥題肩也或曰鷓皆惡聲之鳥也按月令征鳥厲注
云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一名鷹鷓是小鳥名
巧婦者與題肩初不類也且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鷓

亦不類鴉是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也爾雅鳶鳥醜疏
云鳶鴉也鷹隼醜疏云謂隼鴉之屬也分言之明二
類矣而鄭氏合三者而一之不可解也又陸璣疏鴉
鴉云鴉鴉似黃鳥而小喙其尖如錐取茅莠爲窠以
麻紮之如刺叢然懸著枝上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
謂之鷓鴣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曰
過簾閨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鸞雀或曰巧女以鷓鴣
爲巧婦是鴉與鷓合而一之矣不可解也按巧婦女

凡作鳥類皆曰鷓

十四

匠工雀戰雀巧女或又曰鴛鴦皆以其作巢之巧名
之過羸言其小桑飛言其好飛于桑無從見其爲惡
鳥也若以其生鴈鵝鷺鳥遂取名鴈鵝之鷺鳩以名
之則田鼠化鴛不得名田鼠爲鴛鷹化布穀不得稱
布穀爲鷹牛羴麒麟不得名麒麟爲牛龍生後貌不
得名後貌爲龍舜生章鷓前均本名璋不得名章鷓
爲舜堯生丹猪不得名丹猪爲堯柳柳狀鷓鷓
子封域廟前竟鑿指形以丹塗之鷓鷓明不得
此引爲對仗耳非敢戲玩古人也

名鷓鴣爲鷓鴣也且鷓鴣爲鷓鴣之名鷓鴣爲鷓鴣
之名二者亦不相類陸氏徵引多名舉幽州人之言
以實之豈陸氏未嘗見鷓鴣乎豈陸氏所見之鷓鴣
真小乎黃雀乎以所聞昧所見吾恐呼鼠爲璞發鄭
買之美指鹿爲馬爲趙令所愚耳孔氏于頰小疵正
義引方言所說巧婦之名皆與陸疏同獨無幽州人
謂之鷓鴣一語是孔原不信陸之此句矣又言箋以
鷓與題肩及鷓三者合而爲一其義未詳且鷓之爲

鳥題有事亦不知所出。按侯後賢是孔亦嘗疑鄭矣。
而鴟鵂爲正義。又取陸氏以鴟鵂爲鷓鴣之說。而以
鴟鵂爲小鳥。何其識之無定。取一鴟鵂而忽大如鷹。
忽小如椀。蟲格物之失。遂使周公蒙鴟鵂之比。夫子
教弟子學詩。而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蓋重之也。